

绣球缘

绣球缘

中国古典小说大系

绣球缘

不题撰人 轶

第
一
回

镇国公回乡祝寿 第一回 摇玉龙子遇舅陈情

诗曰：

尚主恩隆位列侯，欺君蠹国弄奸谋；
狼心一剑伤未妇，侠气千金赠教头。
活命恩翻戕女命，彩球缘作进身球；
他朝遭际风云日，削佞昭冤赋好逑。

这首诗，为前朝万历年间一事而作。其间忠佞淫正，纷纷不一，到底罪恶贯满，如太阳一出，群阴尽伏，冰消瓦解。闲话休题。

且说前明万历神宗皇帝即位三十有二载，是时兵戈尽息，宇内雍熙，君正臣良，民安物阜。时维五月朔旦，群臣贺朔，朝罢，赐酺酒至三爵，武班中有位大臣，离席出班启奏。这位大臣，乃湖广襄阳人氏，姓胡名豹，字蔚南，官封九门提督、驸马都尉、镇国公之职，素有不臣之心。是日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臣豹蒙圣恩深重，理应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现臣母九十一岁生辰在迩，欲告假回乡与母祝寿，恳赐天恩得遂私情。”神宗皇帝闻奏，龙颜大喜：“卿家如此孝心，朕准告假一年，赐卿母龙头拐杖，黄金千两，彩缎千端，假满回朝，事奉寡人，不得有违。九门提督印信，暂令唐坤代署。”胡豹谢恩，退朝回府，命家人打叠行程，与皇姑、儿媳起程，直望湖广进发。

一日，已抵襄阳，文武官员迎接入城。胡豹辞谢各官回

府，与皇姑、儿媳拜见陈氏太夫人，献上龙头拐杖，钦赐各物。陈氏大喜，望阙谢恩。胡豹有三子：长子云光，二甲进士出身，现任广东布政司。次子云龙，武探花出身，现任广西梧州府总兵。三子云福，十恶俱全，在家助父为虐，胡豹十分容纵，公主屡屡训诲不听。按不下表。

预日，两公子俱着家人备办礼物回府，与祖母祝寿。大小文武，与胡豹相厚者，各办礼到贺。是日，陈氏太夫人头戴凤冠，身穿霞帔，拜叩家神祖先；附马、皇姑同儿媳家人，一齐拜寿。纷纷官员到贺，摆列寿酒，唱演梨园数日而罢。

时有一位英雄，乃是胡豹外甥，姓唐名玉龙，为打伤人命，为官司所逼，反上大雁山，独霸称王。手下有数千喽罗，百余头目，官兵不敢围拏。是日到来，拜外祖母寿。胡豹引至书房。茶罢，屏退家人，细问贤甥近来何处安身。唐玉龙曰：“愚甥自从打伤人命后，逃走出外，在伍家庄教飞拳棒，蒙伍员外十分过爱，母舅大人不必挂心。”胡豹道：“胡说！你我舅甥至亲，尚讲谎话。闻得你在大雁山落草为寇，你尚瞒我。”唐玉龙曰：“非是愚甥打诳，实恐有玷母舅大人清名。”胡豹当下沉吟不语。玉龙见此光景，便问：“母舅大人，有何疑事如此踌躇？”胡豹曰：“我有机密大事，欲与你酌量，恐怕你泄漏。”玉龙曰：“甥舅至亲，岂有泄漏之理。”胡豹大喜，说：“母舅近来见昏君看我不在眼里，屡次想夺我兵权，是以含忿于心，久欲招兵买马，待时而动，杀却昏君，夺却大明江山，与贤甥作个里应外合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玉龙曰：“母舅既有此心，待愚甥招兵买马，以候指麾，辅母舅大人为一统之王便是。”胡豹大喜曰：

“贤甥如此英雄，肯来相助，何愁大事不成。倘寨中粮草不敷，切莫打家劫舍，残害良民妇女，欲成大事，当先收买民心。你即可暗暗到为舅处，自有粮草相助于你，你亦不宜久居于此，早回山寨为是。”说罢，携同玉龙入内，辞别外祖母、皇姑。

胡豹命三子云福，送表兄一程。云福领命，二人跨马，四名喽兵，两个家人，跟随云福公子，直送到十里而别。玉龙直望大雁山进发。玉龙回山，不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黄员外狭路施恩 铁国良危途遇救

诗曰：

陌路相逢便解纷，铁威当日已蒙恩；
缘何不记援生义，逼杀芳容负世君。

且说唐玉龙带着四名喽罗，水宿风餐，在路上非止一日直程，至到尖峰岭。见峰峦耸翠，左右回环，树木交加，浓荫遍野。停鞭顾盼，正在得意忘怀之际，不觉马头一撞，把一个醉汉几乎撞下马来。慌得个醉汉双手把索一抽，两腿把马一夹，大怒：“何处瞎眼狂徒！不识回避，家丁与我抓下马来，打死个狗头。”一众家丁正欲动手，唐玉龙大叫：“不得无礼！某不过贪看山景，偶然相撞，何得如此辱骂。复叫家丁打我，是何道理？你何人，如此逞恶？”那醉汉道：“杀你狗眼，认不得新捐资政大夫铁威员外，混名铁太岁在此。你既无心撞我，好！下马叩头陪罪，我便饶你。不然，打死你个驴头。”激得玉龙三尸神爆，五内生烟，忙跳下银鬃马，舒开英雄手，将铁太岁抓落马下。随后众家丁上前抢救，被四喽罗打得东逃西跪。玉龙将铁威他剥去衣服，捆绑树上，拔出利刀，想照胸前一划。那铁太岁大叫：“救命！”惊动一位过往客商，大叫：“壮士不可伤他性命，吾有话说。”

唐玉龙回头把那人一看，见他头戴方巾，身穿蓝袖道袍，银面微须，约有四旬光景。马后跟随四个家丁，一齐前

来，即忙住手。那人马上拱手道：“请问壮士，他与你何冤，你要杀他？”玉龙道：“某因探亲回到此地，贪看山景，误撞他马，他辱骂不了，复叫家丁打我。如此狠恶之人，留他必为民害，不如杀了，除却地方大害。客官与他何亲，特来救他？”那人道：“某并非与他有亲，但见人命关天，故出言相救，望好汉恕他卤莽，待我叫他陪罪，意下如何？倘好汉不肯饶恕，某囊中有白金三百，送交好汉与他赎罪。”说罢，叫家人呈上白金三百。

唐玉龙微笑道：“某生平好打不平，无义之财，素性甚鄙，客官请收回罢。既承如此谆谆，某便饶恕，可惜便宜了他。你看他缝目豺声，久必噬人。谚云：‘狼子野心，不可畜也。’畜必为害，恐他日恩将仇报，辜负慈心。请问客官高姓大名，尊居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某姓黄，名昌，字世荣，家住在襄阳城二十里水月林，贩卖绫罗为生，因催租过此。动问一声，壮士高姓尊名，探何令亲？”唐玉龙道：“以君长者，故不相瞒。某姓唐名玉龙，泊占大雁山，因过襄阳胡豹，拜外祖母寿，遇此凶人，得逢长者，窃慰三生。”黄世荣道：“不揣错爱，敢献鄙言。切思千古绿林终须破灭，大王以万人之勇，兼系驸马之甥，何不解甲销兵，投诚天子，做个朝廷柱石。”唐玉龙道：“娓娓名言，不啻晨钟三撞。惠教多矣，后会有期。”拱手上马，四名喽罗跟随而去。

黄世荣便叫家人将铁太岁解下，与他穿好衣服。铁太岁上前施礼，叩谢活命之恩。世荣便问：“兄台高姓大名？”铁太岁道：“某姓铁，名威，字国良。捐资政大夫，颇有家财。皆因酒醉，误触匪人，蒙兄活命，后当酬报。寒居不远，请至奉茶。”世荣道：“贱事羁身，不敢叨扰，改日拜

候。”各拱手上马而去。

世荣至家，有张氏、施氏、妾侍、安人，同女儿素娟、儿子贵保迎接坐下，便问员外催租如何。世荣道：“收得三百。”丫鬟过来收入安人卧房去，旁有丫鬟递茶。茶罢，世荣讲出路上救铁太岁，遇唐玉龙事，细说一番。张氏闻得十分叹惜，便道：“员外此举，妾心甚慰。自古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种落善根，他日儿孙藉荫。吾儿贵保，你须礼贴父亲兹心，日后作事，依他榜样才好。”

却说贵保、素娟二人，素有大才，闻母亲训诲，即说曰：“为儿遵教便是。”说话未了，仆妇摆开晚膳，夫妻、姻弟一齐用膳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唐玉龙回到山寨，吩咐喽罗：“以后孤单客商不许劫杀，山下居民不得掳掠，来往货物、财帛，十取二三，倘敢抗违，一经查出，定杀不宥。”自此寨中人马兴旺，官兵不敢正觑。

却说头目施赛全，只为兵戈撩乱，与妹子失散，不知下落，告假回乡，访寻妹子。大王许允，拜别下山。赛全访寻妹子下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见美色云福行凶 遇强梁秀霞全节

诗曰：

多露常严敢溃防，何来强暴忍相戕；
应怜玉碎花飞处，祸血还愁祸北堂。

且说胡云福送唐玉龙回山后，跨马入城。经过朱家庄，蓦见一女娘，年才及笄，虽裙布荆饰，自具雅淡风流。那女子见云福目不转睛，即逡巡闭门避去。云福在马上神魂稍定，叫家人暗志门首，驱马回府，回复父命。即命家人，暗暗相问前看女娘何姓何名，可有父兄，可曾婚配。

家人领命，不一时打探明白，回报公子：“此女娘姓朱，名秀霞。父亲朱百容，在城里做猪肉店生理。长兄朱能，素有大志，本年新进官，后移文就武，教习拳棒，手下教习徒弟百余。父子日夜俱不在家，只有母冯氏相伴，未曾婚配。”公子闻说大喜，即命心腹家人胡成，带白金二百，往猪肉店与朱百容说亲。

胡成领命至店，朱百容在柜面相迎，便问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，光临小店，有何贵事？”胡成道：“在下胡成，现在驸马府为亲随，奉三公子之命，有事拜求足下。你就是朱百容叔台否？”百容道：“不敢，在下便是。有何钧谕，请道其详。”胡成道：“我家公子素仰令媛，德比孟光，貌逾西子，意欲纳为偏宠，特令小人送聘金二百，望乞笑纳。愚赐庚书，待小人覆命。”百容当下沉吟，便道：“公子过爱，

本当从命，奈小女貌鄙，不堪箕帚，况属许人，不敢如命。烦管家善覆公子，幸甚！幸甚！”胡成道：“足下何必饰词。公子稔闻令媛尚未婚配，是以着小人说亲，足下如此推搪，岂驸马少爷不堪匹敌么？”百容道：“不是此说。小女实实已许人家，断难从命。管家请回，在下生意临门，不能久于陪奉，恕罪！恕罪！”说罢，即起身往内台去。胡成怒道：“你如此刁难，回去禀知公子，怕你大祸临头，火燃眉睫，那时方知今日之错。”说罢，怒气冲冲，不别而去。百容见此光景，连忙归家，把冯氏母女二人，着实训诲一番，嘱他闭户藏英，不可挨门凭壁，恐招强暴之辱，致貽多露之羞。嘱罢，即回店去。

且说胡成回府，直把百容却亲之事诉明。公子云福即时怒气冲冠，说：“可恶狗才！如此刁难，我看你女日后嫁与谁家，唔弄得你家散人亡，不算公子手段。”胡成道：“公子不必动气，明日再过朱家庄，务必抢他女儿回来，看他允亲不允。”云福道：“你说得是，迟日再摆布他。”

不觉过了数天，是日八月初三，乃襄阳县知县生日。这知县姓雷，名象星，乃浙江人氏，与云福乃连襟之亲。是日，云福奉父命，带齐礼物，往县衙恭贺。县官摆酒相待，留连至夜，饮到初更告别，大醉上马，数个家人拥扶而去。

云福经过朱家庄，猛然触起，连忙下马，命家人叩门。里面冯氏闻得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家人道：“是胡三公子，在县衙饮醉，路经过此，酒渴求茶，特来借饮，奉回茶钱。”冯氏在里面应道：“寒舍并无男人，昏夜之间，不便接见，请公子过别家罢！”胡成喝道：“可恶老虔婆，公子不过酒渴求茶，快不开门，如此作难，少时打点主意。”云福见他

不开门，双脚一蹬，门已离折，众家人拥公子而入。云福道：“酒渴了，快快取茶来！”冯氏无奈，入内捧茶递进。

饮罢，云福道：“你个妇人过来，公子有场富贵招举你。闻得你令媛十分美貌，今晚陪公子一宵，明日纳为偏宠，赏你白金三百，意下如何？”冯氏道：“公子贵人，请自珍重。书云：‘非礼勿言。’小女虽属绿窗贱质，以礼自持，桑仆之行，素所鄙斥。且寒家虽然贫贱，妾媵之事，亦所羞为，公子请勿乱言。夜深矣，请回府罢。”云福怒道：“你个妇人好不识抬举，快快叫女儿出来罢！”冯氏道：“公子明见，女儿亲事自有丈夫作主，妾是女流，安敢擅专。请回府罢。”云福大怒：“家丁，与我抢他出来！”胡成等闯入，冯氏拦阻不住，被他推倒在地，大喊：“清平世界，黑夜强抢妇女。”云福怒入，拔出佩剑一挥，鲜血溅喷，冯氏死倒在地。

秀霞见母亲被杀，抚尸大恸。云福上前搂抱，秀霞把头向石一撞，早已玉碎花飞，血殷阶砌。云福神魂一悚，宿酒顿醒，连忙上马，密嘱两个家人，深秘此事，回府安歇。母女被害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触赃官张玉毙命 抗县令百容寄监

诗曰：

鼓响三冬正坐衙，如狼差役各纷拏；
冤门大启罗民入，铜气金光早杀他。

却说朱家右邻张玉，是晚睡不安席。云福叩门时，早已披衣窃听，始闻絮絮，继而嚷骂。斯时忿火填胸，意欲开门与云福理论，自忖权势不敌，只得暂行忍耐，听他如何摆布。继后闻嚎哭，一会马蹄疾响，数人嘈杂而去。凝神再听，悄然无声，不觉心中大疑，忍不住启户查看。见朱家门扉大展，入内两尸横地，鲜血溅阶，心中大骇，疾呼邻里，更保齐集。群问：“何事？”张玉把朱家母女被杀，与自己窃听之事，陈说一番。众人大惊，一齐拥入朱家看验，吓得各人面面相觑。张玉曰：“我等在此喧让无益，急宜报伊父子回来告官，相验为是。”众人曰：“张兄说得是。”即命人分头报知父子。

朱百容父子闻报后，回家中一见，大哭，忙问众人，母女因何被杀。张玉便把夜来窃听之事，细说一番。堡正说道：“分明胡云福酒后行凶，强奸杀命，你快些入城报官为是。”朱能带泪道：“我与胡贼誓不两立！父亲一面报官，孩儿直入胡府，把他男女尽行杀却。”百容：“我儿不必卤莽，这狗贼府内家丁数百，儿去枉送性命。况云福父亲乃当今姐夫，你纵然杀却仇人，他必然不肯干休。不若报明县

官，待官怎样处决，然后再作计较。”众人道：“此事报官亦大费手。自古：‘捉贼拿贼，捉奸在床。’如此无凭无证，恐报官不准，纵然禀告，亦在枉然。”张玉道：“此事不难，待我做个证人，拚死拚生，务必除却这个狗子。”众人道：“即然张兄仗义，肯作证人，我等亦须联名，朱翁早早报官，等令郎守尸为是。”百容道：“蒙诸君仗义，生死均感，诸君请回，张兄留伴吾儿罢。”朱能咬牙切齿，顿足啼泣，众人劝慰一番，各自散去。

百容拭泪进城，到县衙击鼓鸣冤，知县雷象星闻报，坐堂传讯，值日差役把百容带入。百容跪下，递上状词，承案胥吏接状呈上，雷象星细细披览，只见写着：

具禀朱百容，年五十二岁，住城外朱家庄。堡正郝唐，乡正钱兆，党正倪孚，左邻朱谦，右邻证人张玉，更夫朱进，地保朱福，为恃势强奸连杀二命，邻证确凿乞思检验，拘凶抵偿事。

窃蚁父子素业屠猪，日夜在店，留妻冯氏、女秀霞在家。突于本月初三夜，被权恶胡云福，系镇国公三子，酒后闯门，强奸不遂，刺杀蚁妻女二命。右邻张玉知证，街坊更堡炳据。祸因前月十五日，伊遣恶仆胡成到蚁家，说纳小女为偏，蚁辞不允，遂致用强，连毙二命。如此恃势行凶，无法无天，迫得匍叩台阶伏乞，俯赐亲临检验，差拘胡云福到案，依律究办，生死衔经，沾恩切赴。

太爷台前作主，施行。

万历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禀。

雷象星看罢，见词告襟弟胡云福，沉吟一会，开声问

道：“你是朱百容么？”答道：“小民就是朱百容。”县主问道：“你妻女被杀，是夜你父子在家否？”百容道：“小民父子是夜在店，得街邻奔报方知。”县主道：“你既不在家，何以知杀人的是胡云福？”答道：“是右邻张玉亲耳听闻，确证可凭。”县主道：“两非目见，只信耳闻，胆敢扳陷贵人，好生大胆，且待验过伤骸再行讯究。”于是吩咐胥差、仵作侍候往验。雷象星带齐胥差、仵作，摆道直往朱家庄而去。

一到门首，早有朱能及状内有名人等，跪接入内，摆设公案，焚香侍候检验。县主亲眼验毕，验得冯氏系剑伤，秀霞系撞死，绘成尸格分毛不错，即打道回衙，吩咐差役带齐案内有名人等，到案审讯。百容临行，吩咐朱能殓殓尸骸，朱能领命，即买衣衾、棺木殓殓二尸，暂停舍后安灵，守孝哭祭一番。泣思母、姐惨遭冤死，何日得报深仇？又凶手不比平民，如此重大案情，这场官讼又怕胜负难料。不表。

且说雷知县回衙升堂审讯，案内有名人等，一齐跪下，只有胡云福未拘到案。各点名毕，百容前经讯过，不用絮问，单向邻保问道：“朱家之事，你等果的目确见否？”众人道：“事后张玉叫喊方知。”县主道：“未起事之前，百容在家否？”众人道：“起事之日，朱百容父子在屠店生理，起事之后，我等着人叫他回来。”县主点头，即唤差径把众人带过，独唤张玉问道：“证人张玉是你么？”答道：“小民就是张玉。”县主道：“冯氏母女被杀，你果目击，抑或耳闻，好实供来，如虚反坐。”张玉道：“此事非小民目击，实是耳闻。当胡云福叩门时，小民已窃听了，始初以饮茶为词，继而逼奸，继而刺杀，一一确听，不敢扳诬，伏望青天

勿避权恶，拘拿凶手，免使冯氏母女含冤。”县主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云福逼奸是必吵闹许多，你家内人及邻佑，可有人同闻否？”张玉道：“小民孤身，家内无人，即邻里亦经小民叫喊方知。”县主拍案道：“好大胆刁民，自作之事，反推卸别人，只可瞒骗街邻，怎瞒骗得本县。”即传朱百容等众到案，道：“你妻女被杀，凶手即是证人。明明张玉串党入室抢劫，被冯氏母女知觉叫喊，遂逞凶杀命，扳诬贵人，希图卸罪。你等乡堡更邻回去，安分营生，本县即签差拿获余党，与张玉一齐结案。”论罢，众人叩头而去。

县主随叫百容、张玉具遵，吓得百容、张玉置辩不迭。张玉道：“小民义忿填胸，拚命作证，情知权势不敌，实望青天诛锄城狐社鼠，为死者伸冤，岂意反令羊代牛死。如谓凶手即是证人，诸伸明断，死亦甘心。”县主道：“待本县斥破你的弊端，使你心服口哑。”不知县主说出甚么言语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李抚院受嘱沉冤 何知府谕民控部

诗曰：

民瘼奚闹痛养心，忍教三命把冤沉；
中流堪羨何知府，愧杀堂堂李士林。

话说县主把张玉诘问道：“你既肯事后作证公堂，何不先事解纷？邻舍救死，岂不好过伸冤。”张玉道：“情知众寡不敌，权势不登，初不意其刺杀，姑闭目以待其终止。”县主带笑道：“你很口辩。据你说在外窃听，事至刺杀，其中吵闹嚎哭，四邻是必共闻，不止你一人独闻，岂有四邻闻声不救，必待你叫喊，然后齐出。本县见你是个孤贫无赖之徒，串匪入室行劫，被冯氏母女知觉，你恐怕叫喊被获，遂至赶狗入穷，迫为反酿，竟将他母女杀死，希图卸罪，嫁祸权贵是真。不动刑法，你决不肯招。”骂罢，撒签喝打，吓得百容心慌，连忙上前抱住，泣诉道：“张玉为人，小民信得无他，太爷幸勿冤枉，还望施恩息怒，另捕其凶。”

县主哪里肯听，拍案喝打。众役喝开百容，把张玉推翻在地，重责四十，打得张玉叫苦连天。百容见如此光景，连连叩头，替张玉分辩。张玉昏过，哭道：“小民拚死拚生公堂作证，实望青天拘凶偿命，使白发红颜伸冤地下，岂料党恶封冤，屠证灭口，小民虽死，誓必阴噬胡贼，杀却奸污，快息冤魂、怨魄！”县主大怒，喝叫左右夹起。众役把张玉夹住，张玉昏迷数次。百容在旁，泪下如雨，叩头雪辩。县

主总总不理，拍案喝招。张玉抵死嚎冤，骂不绝口。县主连拍案，喝众役抽紧夹棍，张玉抵挡不住，双手一松，双眼一闭，昏死在地。县主忙叫松夹，命取水沃喷，喷之不醒。百容见夹死张玉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太爷为朝廷命官，不是权门鹰犬，理应锄强扶弱，保护小民。今凶手不追，证人夹死，虽则下民易虐，只怕上司难欺。百容拼此微躯，势必沥情上控，看太爷能作威福否。”县主勃然大怒，道：“可恶刁民，利口犯上，本县先把利害与你看。”喝命左右掌嘴，打得百容口血、鼻血交流，忍痛大骂。县主忙命把他监禁，将张玉死尸拖出，带怒退堂。

雷知县枉断此案，将苦主监禁，以免他上控。究竟心中不安，次日即打道到镇国公胡豹府中拜候。胡豹命云福出迎，雷象星进府参谒胡豹，胡豹离座答礼，两相坐下，云福旁坐。胡豹道：“贤令光临何事？”雷象星道：“无事不也惊扰。只为朱家庄朱百容妻冯氏母女被杀一案，在本县衙门控告，词连三公子，现在状词在此，请公爷金目。”胡豹接转一看，大怒，骂声：“畜生贪图美色，草菅人命，不畏国法么？”云福即时满面通红，起身站立，雷象星便问：“果有此事否？”云福道：“此小弟不得已之为，伏望襟兄设法调停，使朱家寢息其事，弟当厚报。”胡豹想：“贤令开堂讯供若何？”雷象星道：“众口一辞。本县曾为公子出脱，苦主不肯，具遵千证，死口咬紧，无可奈何。”胡豹道：“畜生死不足惜。陶朱公有言：‘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’畜生虽然不肖，断难令其抵偿。贤令倘能圆转，自有千金相谢。”雷象星道：“公爷与贤襟不须忧虑，卑职已经将证人夹死，又将苦主押监。独怕朱家亲串有人，或列要津，或参